

旅行，人生最有 价值的投资

那些让你深信不疑的信条，

往往都是错的

〔美〕吉姆·罗杰斯○著

王晓鹏○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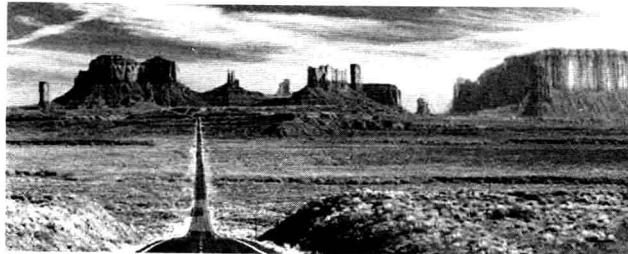
2

Adventure
Capitalist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Adventure Capitalist



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②

[美]吉姆·罗杰斯◎著
王晓鹂◎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2 / (美) 罗杰斯著；王晓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9

书名原文：Adventure Capitalist: The Ultimate Road Trip

ISBN 978-7-5086-4082-2

I. ①旅… II. ②罗… ③王… III. ①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1069 号

Adventure Capitalist: The Ultimate Road Trip by Jim Rogers

Copyright © 2003 by Jim Roger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ntheon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 2

著 者：[美] 吉姆·罗杰斯

译 者：王晓鹏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2.5

字 数：276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0-566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082-2 / I · 401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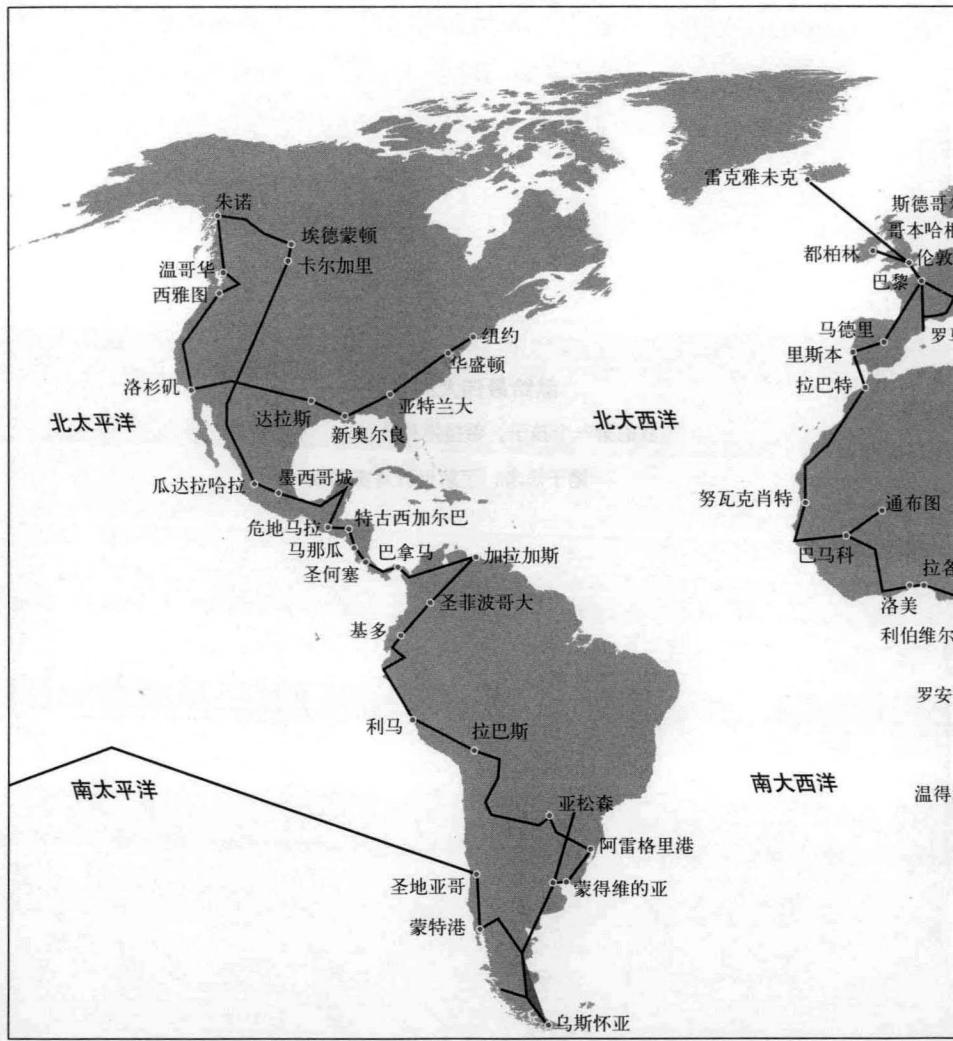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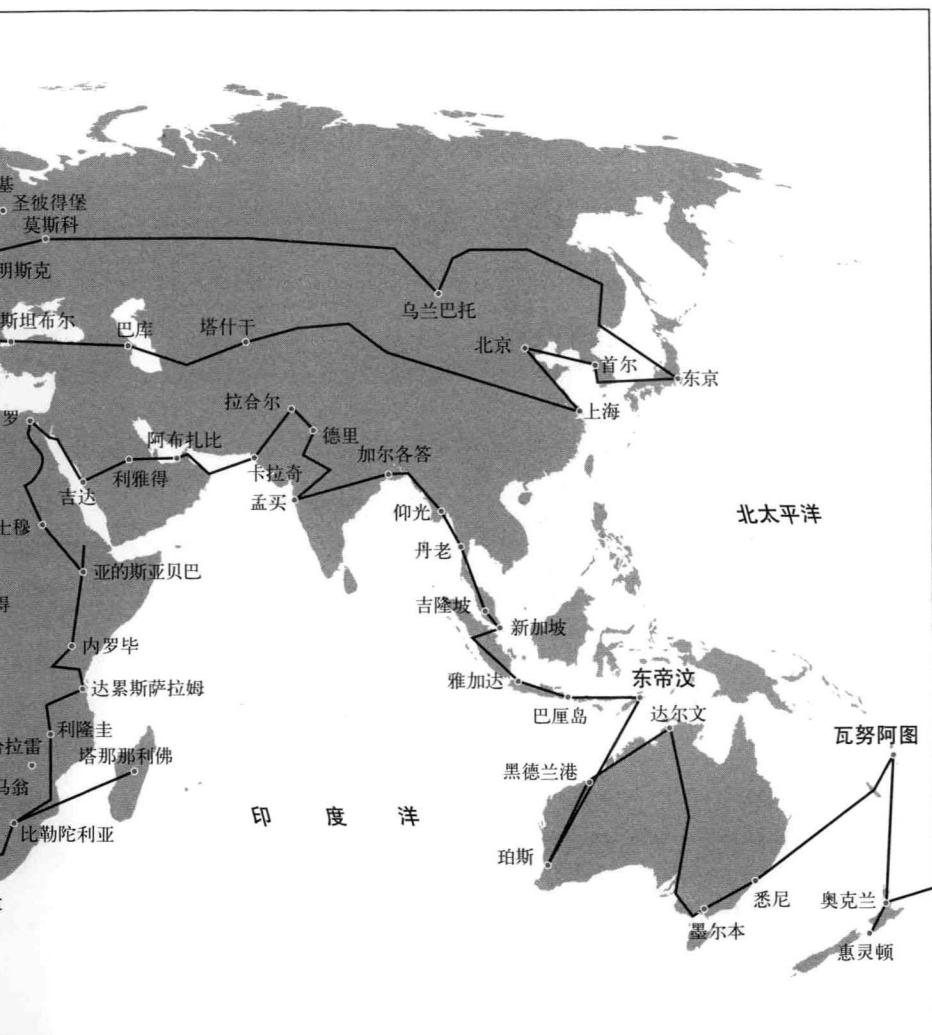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最伟大的冒险——

我的第一个孩子，希望她孜孜以求、不断探索、

勤于思考，了解世界真实的模样





(本地图仅代表作者立场。)

ADVENTURE
CAPITALIST
The Ultimate Road Trip

目 录

第一篇
1999年

- 01 黄色奔驰车 / 003
- 02 年轻的土耳其人 / 019
- 03 即将来临的中亚灾难 / 035
- 04 最优秀的商人来自中国 / 056
- 05 亚洲新危机——女孩短缺 / 083
- 06 数字蒙古 / 101
- 07 婚礼 / 124

第二篇
2000年

- 08 走进非洲 / 153
- 09 我的加纳经纪人 / 178
- 10 旋转的托钵僧 / 213
- 11 阿拉伯之夜 / 240

第三篇
2001年

- 12 和 6 000 万人一起洗去罪孽 / 265
- 13 出曼德勒之路 / 288
- 14 在拉巴斯做侦探 / 315
- 15 亡父之墓 / 336
- 16 重归故里 / 359

附录

吉姆·罗杰斯和佩吉·帕克于
千年之交的探险 1999~2001 / 385

ADVENTURE
CAPITALIST

The Ultimate Road Trip

第一篇

1999年



01 黄色奔驰车

1968 年，我手中攥着 600 美元，开始闯荡投资圈。1980 年，37 岁的我离开了这个行业。其间挣得的钱已经足够我满足毕生的探险心愿。在担任一家海外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期间，我分析了世界各地的资金、原料、商品和信息的流动，从而投资了其他人所不看好的领域，开拓了全球各地尚未开发的市场。这是我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闯荡华尔街乃至进行长期投资的目的，在商界并不常见。我想用挣得的钱来换取自由，去充分品尝生活的滋味——我想去看看大千世界。而且，我想见识的是普通旅行者鲜有机会见到的世界，是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理解的世界。

我想见识的世界，在我看来，就是真实的世界。

在我见过的人中，有人去过的国家比我多。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是走马观花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我看来，除非你亲身穿越过边境线，野外独自寻找过食物、燃料、过夜的地方，除

非你身体力行地经历过这些事情，否则你就不算真正到过一个国家。

1990年冬末，我骑着摩托车出发了，用了两年的时间环游世界。我走了10万英里，走遍了六大洲，到过数十个国家。这次旅行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史册，启发我创作了畅销书《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Investment Biker*)^①。结束旅行回到纽约的家中不久，我又开始思考更具雄心的计划。一个纯粹的时间巧合令我怦然心动——千禧年即将到来。我想要亲身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实地观察、挖掘真相的愿望是无止境的，而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更加刺激了我的愿望。我的计划是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用三年的时间开车环游世界，在千年之交把握世界的脉搏。

这次旅行既是探险，也是我一生以来所接受教育的一部分。从我成长的阿拉巴马州迪莫波利斯乡村，到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军队，最终再到教会我“专家”也经常犯错的华尔街，这样的教育一直在继续。我的旅行常常将圣人推下神坛，戳穿所谓的真理，颠覆某些“权威”对世界所抱有的成见。这些所谓的权威，有不少只是“闭门造车”，对现实缺乏了解。以不同视角观察世界，是我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基础。

我虽然没有招过妓，却知道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同皮条客或黑市商人聊天比咨询政府官员更有裨益。要想深入了解一个国家，穿越偏远边境线的作用无可比拟。

寻找有前景的投资机会并非是这次旅行的明确目标，但天性使然，我在旅行途中总是不知不觉地在做这些事。作为投资者，我想要了解中国、非洲和南美的市场，我想尽量不失时机地拜访一下有前景的股市。过去，我成功投资过奥地利、博茨瓦纳、秘鲁等冷门市场，

^① 《旅行，人生最有价值的投资》一书中文简体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1年7月出版。——编者注

这次无疑也能遇到这样的机会。

即便不幸死在旅行途中，我也是死在了追寻梦想的路上，死而无憾。这总好过有一天囊中羞涩地死在华尔街。

在这次旅行中，我走遍了 116 个国家，其中不少都是游客罕至的地方：沙特阿拉伯、缅甸、安哥拉、苏丹、刚果、哥伦比亚、东帝汶等等。一路上，我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又沿着东海岸北上，穿越了 32 个国家。（上一次旅行中，我从中非出发南下，从突尼斯一路骑到了开普敦。）我从大西洋出发，途经欧洲、穿越中亚和中国，到达了太平洋，又从太平洋出发，经由西伯利亚回到了大西洋。我从非洲东北部海岸出发，穿越阿拉伯半岛和南亚次大陆，到达了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游历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我又出发前往南美洲的最南端，从那里驾车到了阿拉斯加，随后才返回纽约的家中。没有人驾车走过这条陆路旅行线路。在这次旅行中，全世界 30 个发生内战的国家我到过了大约一半，全程 152 000 英里，比上次旅行多出 5 万英里，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研究表明，环游世界是人类最普遍的梦想。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不少人对我说：“你过着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次旅行开始于 1999 年 1 月 1 日，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出发。我并不是独自上路的。我的旅伴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落基山城、金发碧眼的美丽姑娘——佩奇·帕克。1996 年，我和佩奇相识于夏洛特市敏特艺术博物馆的一场演讲中。佩奇是皇后学院负责募捐的工作人员，在校长比利·威尔曼的推荐下，读了我的书，于是便来听我讲述我的摩托车之旅。第二天，我查到了她的联系方式，邀她共进晚餐。

“我想再次环游世界，”我在初次约会时就对她说，“我还没有告诉别人，但我想在千年之交的时候重新出发。”

她也觉得这样的旅行会很有启发性。

“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我问道。

她一时间目瞪口呆。

“愿意，”她说，“算我一个。”

当然，我们当时都只把这当成了无心的玩笑话。

世事难料。

我和佩奇约会了一年出头的时间。1997年10月，她辞掉了夏洛特的工作，搬到了纽约，买下了自己的公寓。她在一家营销公司担任主管，我们开始加倍努力地筹划实现我们的梦想。同时，我也开始认真寻找一种可以代替摩托车的陆上交通工具。

再没有比骑摩托更令人振奋的事了。我一生中有过几辆摩托车。1988年，我第一次骑摩托车穿越中国。这次旅行由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全程拍摄，在《旅游》节目中播出，名为《漫长的骑行》。除了令人振奋这一点，摩托车还有其便利之处。比如，运输摩托车过海、穿越沙漠或丛林都更加方便。佩奇当初若是愿意，我们可能就会选择骑摩托车环游世界。其实正是她鼓励我考虑自驾游的。但我并不打算随便找辆车旅行，而必须是辆跑车，且是敞篷车，因为我想将车顶放下来，感受拂面的风。

当然，我对汽车很缺乏了解。我住在纽约，自1968年以来就没买过车。在选车的时候，我的无知暴露无遗。我对人说，我想要一辆四轮驱动、离地间隙很大的双座敞篷车。我信誓旦旦地说，没有这样的配置，什么车也无法完成环球之旅。

但所有人都反过来信誓旦旦地对我说，市场上根本没有这种车。

慕尼黑每两年都会举办一次盛大的四轮驱动车车展。我参加了1998年春季的那届。我没有找到心仪的车型，却遇见了会组装车辆的人——此时，我已经阅车无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一辆丰田底盘的跑车。其中一位让我去找加州的一个人。我不远万里跑到德国却得知能帮

我的人在加州，这种事真是稀罕。加州的那个人又向我介绍了加州的另一个人（这和两年后设法进入喀麦隆的情形十分相似）。这就是我认识格哈特·施泰因勒的经过。后来，正是施泰因勒和他在普里斯马国际设计公司的团队组装了我和佩奇最终用来环游世界、独一无二的奔驰车。

这时，我的要求已经变得具体了。除了必须是敞篷车之外，这辆车还必须配有可收缩的金属顶篷。我不想冒车顶被划破的风险，这在环球旅行中绝对是件很扫兴的事。此外，我认为这辆车还必须装有柴油机。全世界的卡车、公交车、火车和轮船都使用柴油机，因为柴油随处可见，而我在之前的旅行中发现汽油常常很难找到。即便找得到汽油，汽油的质量也十分堪忧。

施泰因勒是奔驰公司北美先进设计中心的前任总裁。他给出的意见是，将奔驰SLK跑车的车身和内部配置与奔驰运动型多功能轿车的底盘和柴油机组装在一起。后者在欧洲的型号名称为G级（G-Glass）。这款结实耐用的G级车最初是为德国军队和警察设计的，三年后才以G500的名称在美国上市。而可收缩金属顶篷则是SLK跑车的标准配置，轴距与两款G级车型中轴距较短的一款相同。两个车型的底盘是一样的。施泰因勒认为，将这两款车组装在一起无须锯短或加长任何部件。

我告诉施泰因勒我需要一个备用油箱和一个用来放钱的秘密储物箱。他说，金属顶篷要收缩进后车厢，所以我还需要一个拖车。他愿意亲自设计一个同车型相匹配的拖车。在他的劝说下，我放弃了手动挡。他解释说，奔驰车的自动驾驶技术比我的车技要优秀，奔驰的自动挡可以更加顺利地带我脱离险境，而若是换作我自己操作变速杆，可能会弄巧成拙。

“我需要这一切都在年底之前准备完毕。”我说。

施泰因勒并不是简单地订购我要的车辆，而是在没有告知我的情况下打电话给奔驰北美总部，告诉那里的人，他遇到一个想要如此这般、

如此那般的疯子，问他们是否想参与进来。显然，他们喜欢这个故事。我再次收到施泰因勒的回音时，惊喜地得知，在他的游说下，奔驰北美公司答应，只要我愿意支付昂贵的改装费用，他们便愿意免费赞助车辆。

“当然，”格哈特说，“这些车是带保修的。”

“那就这么定了。”

我知道，即便没有保修，我也能在世界各地找到奔驰维修店。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奔驰经销商也随处可见。世界上所有的独裁者和黑帮头目都开奔驰车。多亏了美国提供的国外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资金，有些国家即便食物匮乏、道路不通，也设有奔驰维修店。这些资金养肥了那些恬不知耻、胆大包天的贪官，同时也养肥了交易链两端那些忙前忙后的官员。这已经不是秘密了。这些人可不愿意开雪佛兰。

这些内幕有不少是我在上次旅行中获知的。而接下来的这次旅行，尤其是其中的非洲之旅，令我大开眼界，看清了最新式外国援助骗局的内幕。作为美国纳税人，我异常惊讶地发现我们通过非政府组织，即NGO，向这些国家援助的大量捐款都流向了奔驰和宝马经销商以及瑞士银行家的手中。

不过，这些事要待后面再详述。

事实上，我们当初要是选择开另一辆车旅行，很可能永远都无法完成环球旅行。这辆稀奇古怪的组装车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佳选择。事实证明，它比较重要的一个优点是颜色。官方广告说这是阳光般的金色，但在我看来，这就是火星电影里常见的黄色，到哪里都能吸引大量目光，一路上帮我们交到了不少朋友，因此有几次还救了我们的命。开着一辆颜色如此罕见、样式如此奇特的车，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出现，立即会引来好奇的目光。这辆奇异古怪、颜色夺目的全地形组装车甚至因为其傻里傻气的特点，而令某些劫匪一时无措，适应片刻

才会想起，“哎，我们忘记抢劫这些人了。”或者，“我们不是应该绑架他们吗？”

一个人在环球旅行中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都会带什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为这次旅行设计拖车时，实际上是依据计划要带的物品所需的空间设计的。我们把所有想带的东西堆成一堆，测量了这堆东西的体积，计算出立方英尺数，然后把测量结果交给负责生产拖车的人。我们携带的所有物品（用来盛备用水和油的简便油桶、睡袋、帐篷）和装进拖车的各类东西中，最重要的一件，也是首先放进物品堆的一件，就是一整套医药用品。我们的药箱体积很大，虽不至于大到不能带上飞机，但也要比常见的家用急救箱大。

为了决定药箱里装什么，我们请教了几位医生的建议，其中有外来病专家。我们带了注射器，因为世界上有不少地方是不用注射器的，或者即便用，也是循环使用的。我们装了常用的东西——绷带和消毒剂，也带了一些疟疾药和抗生素。我们有药品用法用量及针对症状的说明，以防备必须自己充当医生的情况。急救箱里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不妨这样说，我们还有医生的证明信，遇到怀疑我们走私的边境士兵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很幸运的是，我们携带的这些药品，实际上很少用到。通常，我们若是需要开药，只要买得到，都会在当地买，而不会浪费急救箱里的药品，因为一旦在荒野里遇到紧急情况，这些备用药品会尤为重要。

出发上路之前，我准备了一个假钱包。钱包里有几张过期的信用卡、一两本过期护照和看起来不少的一堆钞票——大量廉价货币，如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索和葡萄牙埃斯库多。这样一来，一旦遇到抢劫，我总有个像样的东西可以镇定地交出去。

除了用来组装的G级车和SLK跑车，格哈特还让奔驰公司赞助了另一辆G级车。我打算为这次旅行招募一位摄影师兼网站编辑，这

另一辆朴实无华、未经改装的运动型多功能轿车就是要交给他来开的。

我和佩奇从一开始就计划将这次旅行拍摄下来。不用等某个年轻人跑过来说“你需要建个网站”，我就明白，这件事别无他法。10年前，在不少地方，我只能通过寄明信片联系在纽约的人。但自那之后，全球的通信技术迅猛发展。我和佩奇于是决定亲身投入到这场通信革命中。我们决定建一个提供音频和视频资料的多媒体网站，以这种方式公布这次旅行的网上日志，同那些伴随我们一起“旅行”的人进行互动。（我曾天真地以为这不过就是拍个照而已。虽然最后的效果不错，但整个过程的困难和烦人程度仍然超出了我的预期。）

在整个旅程中，一直有一位摄影师兼网站编辑跟随我们共同历险。克里斯·卡波佐利和弗雷德里克·约兰德分别跟随我们旅行了27个月和31个月。他们驾驶着另一辆车，协助我们记录下了这次旅行。

1998年秋，我连续第三次参加了纽约市马拉松赛。一过终点，我便向佩奇求婚了。她答应了。我们还没到制订具体计划的地步——谁能料到我们彼时会身在何处或者想去何处呢？但我们确实订下了婚期：2000年1月1日。

佩奇辞掉了工作，本想腾出时间到加州求教一位四轮驱动车教练，但格哈特·施泰因勒将金属配件加工工作转包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几次没能按时完工。我们最终拿到了车，将车装上驶往冰岛的轮船，及时赶上了我们的出发日期，1999年1月1日，但没有时间训练便上路了。

自相识的那一刻起，我和佩奇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讨论这次旅行。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荒废三年的人生并非易事。佩奇的感受是，这次旅行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如果错过，她会悔恨终身。虽然入职才不过一年便获得了第一次重要的提拔，刚刚涨了工资，但她仍然觉得，这趟旅